

淮南中秋习俗的文化探源

周 强

淮水月，淮南见。2026 年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中秋晚会将在淮南举办，全国的电视观众将在屏幕前与淮南人民一起融入当地的中秋习俗，领略到淮南的节庆习俗因为继承了楚风汉韵的文化底色，既富蕴北方的豪迈，又融合南方的温婉，真是别有风味。

从祭月到祭拜嫦娥

祭月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早在周朝就有了周天子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礼仪，祭祀场所分别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布在王宫的东北西南四个方向，北京月坛就是皇家祭月的专用场所。

民间与皇家的中秋祭月习俗一脉相承，但得感谢西汉淮南王刘安，创造了“嫦娥”这位神话人物并使之成为老百姓的祭祀对象。战国策简《归藏·归妹》有过“昔者恒我窃毋死之口奔月”的记录，刘安的功劳就是将中性且偏男性化的“恒我”设定为女性化的“姮娥”（后来因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称“嫦娥”），在《淮南子·览冥训》中首次明确后羿从西王母求药、姮娥窃药奔月的完整叙事链条，后人注疏将姮娥和后羿完成了夫妻绑定。

嫦娥奔月之后，后羿“怅然有丧”，老百姓听了这个故事同样怅然若失，于是在不晚于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祭拜嫦娥，“貂蟬拜月”的传说可以为证。貂蟬是中国古典四大美女之一，传说貂蟬午夜拜月，月里嫦娥自愧不如，匆匆隐入云中，由此产生“闭月”之典。至唐代，嫦娥作为月神的人格化形象开始与中秋结合；至宋代，中秋定型为民间节日，嫦娥成为祭拜对象；至明清，祭祀嫦娥的习俗完全固化，民间中秋祭月与皇家秋分祭月并行不悖。而当封建帝制终结，皇家祭月的礼仪同时消失以后，中秋祭月的民间习俗早已深扎于民间沃土，并由祭月逐渐演变为现在的赏月。

现在淮南以至江淮地区的中秋之

夜，人们会将桌子置于庭院或露台，摆上月饼、水果、大南瓜、大馍……焚香祭拜月神嫦娥之后，全家边品尝丰盛祭品，边讲述嫦娥故事，边憧憬幸福未来。

月饼与“淮南月饼”

就像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冬至节吃饺子一样，中秋节要吃月饼，不仅淮南，天南地北，概莫如此。于是月饼成为中秋节的专享食品，同时也是中秋祭月的祭品和馈赠亲友的礼品。

“月饼”之名始见于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月饼，其形如月，故名”，当时的月饼只是市井中的一种点心。至明代，月饼才与中秋挂钩并被赋予团圆之意，即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所云，“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中国的传统月饼分为广式、京式、苏式、潮式四种，或者广式(含潮式、港式)、京式、苏式、潮式四种，现在要说的就是“淮南月饼”。

月饼是有馅食品。淮南武王墩楚考烈王陵东侧室发现 200 多个“植物包”，外皮为榲树叶，内馅以粟、黍为主，还有动物源性成分，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粽子遗存，虽非月饼，却印证了淮南地区悠久的包馅饮食传统。1200 多年之后，赵匡胤兵困南唐，急火攻心，茶饭不进，寿州当地人用面粉加白糖、猪油、香油以及其他食材作主料，精心制成一种带馅的圆形点心呈上，赵匡胤食罢，很快恢复健康，一举攻占寿州。后来这种乡土食品被命名为“大救驾”，比月饼的诞生要早，现在是安徽省级非遗。

大救驾是它平时的名称，到了中秋节，人们会称它“淮南月饼”或“寿州月饼”，比如《安徽古城的特色“月饼”》将其称为“淮南月饼”，《大救驾，不一样的寿州月饼》又称其为“寿州月饼”。

在物资匮乏年代，沿淮地区老百姓曾在中秋节自制以发面为饼皮，以

花生、芝麻、核桃、红糖为馅料，在平底锅里烙熟的糖饼，以代替月饼。沿袭至今，仍有吃不惯月饼那种甜味的群众在中秋节时去馍铺买这种糖饼食用。

耍火把源自楚人火崇拜

淮河流域的中秋节耍火把习俗主要流行于淮南、皖北、皖东、苏北等地区，阜阳地区甚至直称中秋节为“火把节”。中秋当日下午，人们就在家扎制火把，将火把草(黄蒿草或高粱秸)裹在麻秸中间，捆扎之后，外圈再扎一圈稻草，有些小年轻还会将炮仗裹到火把里面。耍火把时需要载歌载舞，因此让火把烧得慢点时间长点还是项技术活。

当夜幕降临、明月高悬后，领头人就会燃上火把出门，一路吆喝，沿途人家就会点燃火把尾随其后，队伍越来越壮大，蜿蜒如一条流动的火龙，在乡间小路上穿梭盘旋。各路队伍聚集到空旷的社场或广阔的原野后，就开始了舞动表演，户与户比、组与组比、村与村比。目之所及，到处是通红通红的火把和开怀喧闹的乡民；耳之所闻，全是噼里啪啦的火把炸裂声和乡里乡亲的呼喊吆喝声……

淮河流域中秋耍火把与西南少数民族“火把节”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火崇拜，不同之处在于崇拜的神灵有别。淮河流域于先秦时期归属楚国，楚人祖先祝融曾担任“火正”，主管火事与祭祀，是中原汉族神话体系中的火神。燃烧的火是红色的，于是崇火尚赤成为楚人的主要习俗，中秋耍火把是对这种楚风的继承，并增加了驱邪避灾、庆祝丰收的现实意义。

农村城镇化的推进使中秋耍火把的习俗在乡村逐渐式微，那种热闹场景已成几代乡民承载乡愁的美好记忆。近年来随着文旅事业的发展，昔日乡间的耍火把已经转入城市，寿县连续数年在古城游客中心广场举行“中秋火把大会”，将火把、篝火、巡游、拜

月融为一体，成为外地游客和本地群众的狂欢之夜。2025 年中秋节，央视新闻联播曾以《安徽寿县：流传千年的中秋耍火把民俗热闹登场》为题进行报道。

摸秋与夜间祭祀

寿县二十四节气馆介绍“摸秋”说：“在秋分的深夜，人们可以随意从任何人家的地里摘取一些庄稼的果实回家，寿县民间叫做‘摸秋’。这种行为不会被主人责怪，因为‘摸秋’不算偷，有些人家还对这种行为表示欢迎。”

中秋摸秋的习俗主要流行于南方省份，这与楚人夜间祭祀的传统有关。楚人先祖鬻熊尊周文王为师，西周王朝建立后，鬻熊曾孙熊绎被周成王册封，建立楚国。据清华简《楚居》，楚国初建时非常寒酸，熊绎修建了一处祭祀祠庙，房子建好后却没有祭祀食品，只得于夜间潜入相邻的郢国，盗取了一头还没长角的小牛。回来之后，熊绎担心郢国的主主人来找麻烦，干脆将小牛连夜宰杀，又连夜举行了祭祀祖先的礼仪。可能这次祭祀的效果比较灵验，于是形成楚国夜晚祭祀的独特传统。

祭祀结束之后，祭品会被众人分食，于是逐渐形成秋夜分享幸福、摘瓜不究的乡俗，中秋成节后就演变为摸秋习俗。在寿县，人们在中秋之夜可以随意溜到菜园里或庄稼地，摸摸各种农产品的果实，但前提是不得携带照明器具和装载用具。因为“南”与“男”谐音，有些已经结婚但尚未生育的女子会在女伴陪同下，摸到瓜园，争取“偷”到南瓜，祈盼第一胎能生个男孩。这样，摸秋逐渐成为女孩子的专属，男孩子们则都跑去耍火把。与耍火把同样的原因，淮南农村的摸秋习俗现已基本消失，但在中秋期间，寿县二十四节气馆广场会连续数日开展体验摸秋活动，邀请游客参与瓜果采摘，摸取幸福。

有的木质门框上，还留着年少懵懂时刻下的名字，深浅刻痕，藏着儿时的欢喜与莽撞。风吹日晒，字迹依旧清晰，可小院再也没有往日炊烟袅袅、家人围坐的光景。一间间空置的老屋，锁住了旧时光，也留住了回不去的年少。有时我会思索，也许我们大抵都是随风飘散的蒲公英种子，生于乡土，长于乡土，最终被生活的风吹往四面八方。我们奔赴城市霓虹，为三餐奔波，为烟火打拼，以为走远是奔赴前程，回头才发现，我们每走远一步，故乡就淡化一分。熟悉的故人老去离世，相伴的玩伴四散流离，烟火村落慢慢沉寂，故乡正在一点点褪去原本的模样。

唯有那棵老柿树，守着村落，守着庭院，年年开花，年年结果。它懂游子的牵挂，懂老人的孤寂，懂乡土藏不住的深情。惟愿四季微风温柔，善待故人；故土安稳，长留烟火；漂泊之人，心中有乡，归途有期。

落，那是因其时正值漳红樱开花的高峰时期，花瓣附着力强，故漳红樱花瓣不为所动。而到了其开花的尾声阶段，附着力大为减弱，不少花瓣自然会随风而落。

至于此时为什么要果断地剪除这些花瓣，妻子继续解释道：要舍得剪花。适时剪除花瓣，既节约了营养，又促进了生长，促使漳红樱的下一个花期能够尽快到来。妻子种花的这些道理倒契合有“舍”才有“得”的哲理。

果然，经过妻子修剪，这三株漳红樱一花剪罢它花起，仿佛相互约定接力一般，阳台上始终花意浓浓，花色妖娆。其他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花，在妻子的栽种、修剪、施肥等悉心照料下，总会变得生机盎然，姹紫嫣红。

有时候，妻子喜花心切，还会把剪除的花瓣放在花盆里，任由花瓣从荣到枯，直至与泥土融合在一起。有了落花的滋养，以后开出的花似乎显得更加更艳。我以为，落花化泥，护花生花，这一情形何尝不是生命的又一种轮回呢？

其实，从妻子的种花经中，我倒是产生了一种人生感悟：种花就是在养心。所谓种花之道，澄心为要。实际上，种花这一爱好，也帮助妻子很快度过了更年期。

但凭澄心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杨万里泛舟淮南，未竟乡愁竟成诗

杨道文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 年)的冬风，裹着淮北平原的霜气，吹进了杨万里的官船窗棂。这一年他以接伴使的身份，从临安出发，沿着运河一路向北，踏入了淮南的土地。此前他的诗里，多是江南的荷风、山间的松月，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灵动，是“一山放过一山拦”的鲜活。可当船舷擦过洪泽湖的岸头沙粒，当视野里的水波渐渐漫成淮河的苍茫，他笔下的风，忽然就沉了下来。

早在乾道六年(1170 年)四月，杨万里任隆兴府奉新县知县。十月，经右相虞允文推荐，杨万里被召为国子博士，自此开始在京任职。这个时期杨万里乘船经运河路过淮安，写下《登楚州城望淮河》：“望中白昼日乍明，个是淮河冻作冰。此去中原三里许，一条玉带界天横。”说的就是淮安城离边界仅三里许远，一眼就能望到，玉带则指结了冰的淮河。那一次站在楚州城头的眺望，早已在他心里埋下了关于淮水边界的深刻印记，也为后来这趟淮南之行，提前铺垫好了沉郁的底色。

舟行淮南：运河边的清浅笔底风光

淮南于他，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旅地名。这片土地曾是大宋腹地的鱼米之乡，“江淮熟，天下足”的谚语里，藏着多少代人的安居梦。可宋金和议的笔墨落下，淮河成了两国的边界，昔日往来无碍的通衢，忽然就成了横亘在南北之间的天堑。杨万里的这一趟淮上行，不是游山玩水的雅集，而是踏在国境线上的行走，每一步水波里，都漾着一个南渡文人压在心底的重量。他的船桨划开的不只是淮水，而是一段被撕裂的山河记忆，而那些从船窗下流淌出来的诗句，最终成了淮南大地上最动人的诗的印记。

从洪泽湖往淮水去的这一路，运河是绕不开的脉络。杨万里的官船顺着河道缓缓走，两岸的风光没有立刻露出厚重的底蕴，反而先铺展开了淮南水乡独有的清浅画卷。他此次行经宝应新开湖时所作的《过宝应县新开湖十首》，其中“天上云烟压水来，湖中波浪打云回。中间不是平林树，水色天容拆不开”的诗句，恰如其分地勾勒出冬日湖天相连、云烟与浪波相逐的澄澈景致，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刻意的悲愤，就像一个寻常旅人，随手把眼前的湖光树影，揉进了自己的诗句里。到了淮阴城下，夜色漫上了运河的堤岸。两岸的芦苇在风里摇出细碎的声响，远处的渔火星星点点，和客船上的灯火连成一片。寻常的渔火客船，在边界线上的淮南，忽然就多了一层“不知何处是归程”的茫然。这些看似闲适的风物书写，从来不是单纯的写景，而是他在触碰到那份沉痛之前，先给山河留下的温柔剪影。

长淮分界：咫尺天涯的家国之痛

杨万里对淮南的赞叹，还体现在《过宝应县新开湖十首·其七》：“半溪黛竹点遥林，微淡青苔抹暮云。似白如青都不是，淮南弄色五湖春。”大意为：远处树林在暮色中呈现深浅不一的青黑色，宛如用半浓的画眉黛竹随意点染而成。天边晚霞云层色泽泽采和清淡，好似女子脸上涂抹的脂粉，轻盈朦胧。湖面倒映天光云影，颜色既不像纯白也不像正青，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中间色调，突出水天交融的变幻感。这般变幻多姿的绝美景致，正是淮南大地独有的湖光山色。但如此美景也抚平不了咫尺天涯的家国之痛。

当船行到淮河中流，所有的清浅都忽然沉了下去，《初入淮河四绝句》应运而生：“其一，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二，刘岳张韩宣国威，赵张二相筑皇基。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其三，两岸舟船各背驰，波浪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其四，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杨万里将此时他站在淮河的船头上，望着北岸的土地，显出的沉郁表达得恰如其分。这份沉郁，早在乾道六年那次登楚

州城时就有迹可循。他站在淮安城头极目远眺，结冰的淮河像一条横亘天地的玉带，而中原故土离这里不过三里之遥，却早已成了无法轻易踏足的异域。这份“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的冲击，在后来的淮上行旅里被不断放大，最终酿成了《初入淮河四绝句》里的千古喟叹。而“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这一句，没有呼天抢地的悲愤，没有捶胸顿足的哭诉，可每个字都重得像浸了水的石头。近在咫尺的对岸，明明能看见岸上的树影，能听见风穿过芦苇的声响，可那片土地，已经再也踏不上去了。他脚下的水波，一半是南宋的水，一半是金国的水，同一条淮水，从此被硬生生劈成了两个世界。

淮楚余韵：千年后淮水的诗心回响

杨万里走后，淮水还在不停流淌。后来的朝代里，黄河数次夺淮入海，这片土地经历了数不清的水患与动荡，可他留下的那些诗句，却像岸边的老柳树一样，在风里站成了永恒。从乾道六年楚州城头那道望向冰面淮河的目光，到淳熙十六年淮河舟中写下的四首绝句，他用前后跨越十余年的行迹与笔墨，完整勾勒出了自己心中那条承载着山河之痛的长淮线。他打破了传统边塞诗的境界，从没有人把江南水乡一样的淮南，写成这样一座沉痛的国境线。他不用金戈铁马，不用大漠孤烟，只用芦苇、渔火、一只飞着的鸥鹭，就写出了山河破碎之后，刻在每个文人骨血里的隐痛。

而在杨万里之前与之后，无数有据可考的历代文人，早已为这片淮水两岸的土地铺就了绵延千年的诗行。李白漫游淮南，在八公山的层叠松声里写下对仙踪与山水的追慕；苏轼赴任途中经寿州入淮，在风软波平的舟中留下满纸苍茫的行程之思；谢朓登临八公山，以清隽笔调描摹出淮畔山水的云影松声；北宋胡宿咏叹淮南旧事，在典故里寄寓对历史兴衰的深沉回望。这些不同时代的文人，把各自的际遇、山河的感怀，都揉进了淮水的浪涛里，让这片土地的每一缕风、每一片岸，都浸满了有据可查的诗意温度。

此前的淮南，在史书里是“襟带江淮”的战略要地，是赋税满仓的富庶之乡。而千年来这些真实可寻的诗文笔墨，为这片土地添上了一层柔软又厚重的文学底色，更在岁月沉淀中，孕育出了独有的淮河文化，以厚文润城。它是《淮南子》里牢笼天地、博集古今的哲思，是花鼓灯上热烈奔放、舞动不息的烟火，是寿州古城墙下坚韧不拔的守望，是淮河儿女千百年来与水共生、向险而行的倔强。这份文化里，既有南北交融的兼容并蓄，也有历经磨难依然向阳生长的力量，它像一条无声的河，浸润着一代又一代淮南人的骨血，用“革故鼎新”的勇气、“天人合一”的智慧、“兼收并蓄”的格局，始终激励着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抗争、开拓、前行。

如今我们站在淮河边，望着水波缓缓流淌，依然能从千年来的传世诗文里，摸到那些站在船头上、城头上的文人们的心跳。杨万里笔下中流以北的天涯，他诗里自在飞翔的鸥鹭，他藏在清浅风光里的沉痛，都随着淮水的波紋，一圈圈漾到了今天。这份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从来不是封存在书页里的旧时光，而是属于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资源禀赋。从武王墩的考古新发现，到寿州古城的活化更新，从春申里街区的烟火升腾，到“楚风汉韵 山水淮南”的文旅画卷徐徐铺展，从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的成功举办到翘首以待的央视总台中秋晚会，我们正把这些沉酣的文化记忆唤醒，让它融入城市的街巷、产业的脉络、人们的日常，把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动能，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长淮的波流从未断绝，那份藏在诗文里的诗心与山河，也永远不会老去。千年前文人笔下的淮水，流淌过战乱与动荡，流淌过水患与沧桑，如今正载着千年的文脉与诗意，向着更开阔的远方奔涌。它从历史深处来，向崭新的时代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与创造里，不断焕发出新的光芒，让淮南这座依淮而生的城市，永远有根脉可依，有诗意可栖，有前路可奔赴。

□散 文

柿树无言，流年有声

赵军磊

不知是工作缘由还是随着年龄渐长的原因，近期我总是想回老家看望父母，不时会想到他们的身体安康，也会时常怀念家乡的树木花草，更会想起儿时在老家生活的美好瞬间，有交好的玩伴，有爱玩的游戏，还有门前那棵柿子树……

去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携妻子和一双儿女回老家看望父母。当我拐进村口，远远就望见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站在院子门口等着我们的父母……

下车后，我和妻子拎着给父母买的水果和牛奶，儿子和小女儿左右拉着爷爷奶奶的画面好不亲切，也让我为之欣慰。当我不经意间扭头看向外面时，秋风掠过村口阡陌，我们家院子西边满口的柿子树，又挂满了一树橘红。沉甸甸的果子压弯枝桠，透亮温润，像旧时悬在屋檐下的灯笼，岁岁如期成熟，只是再也没有人搬木梯、挎竹篮，踮脚摘下一口清甜。这一树花色果实，成了故乡写给游子最沉默也最戳

□随 笔

妻子的种花经

袁 中

一盆幸福树放置在我家阳台地板上，地板上还铺了数张报纸。一层细的花土不规则地攒聚在报纸上。特有的泥土味混合着淡淡的油墨香，在空气中氤氲开来。此时，妻子正在专心致志给幸福树换盆。

只见妻子用花铲轻柔地从花盆中铲出泥土，报纸上的泥土也越堆越高。小心地将幸福树换到另一个更大的花盆后，妻子还会指挥我扶着这株幸福树，在花盆底部垫上一些松针或稻壳，再将脚底下花土铲到稍大的花盆中。

喜好种花的妻子平素即使买菜时，也会顺带逛花市，并时常喜滋滋地买回诸如三角梅、兰花、茉莉、鸭脚木等花木。本来便不宽敞的阳台因此更显局促，以致于在阳台上晒衣晒被等都需小心翼翼，防止不慎碰到这些花花草草。阳台栽种了三十余盆花，变成了一方别具一格的花草小园。

本来，在种花常识方面我知之甚少。但是，在妻子言传身教(有时也可以讲是耳提面命)下，对于种花常识，我也渐渐耳濡目染，略晓一二。肥土育好花，这是妻子常常念叨的话。培好土是种好花的基础。无论是换盆使用的土，还是平时种花使用的土，妻子总是提前准备，精心培养，从不马虎。

种花前，妻子会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以前购买水果后废弃的泡沫箱为培

心的家书。

我小时候的乡村，从不是冷清的模样。一方村落，烟火相连，邻里推门相见，闲话家常从晨光说到暮色。东邻的爷奶话家常守着菜园，西邻的长辈打理果树，前门口永远有老人摇着蒲扇坐在石墩和木桩上，晒着太阳唠农事。谁家做了糖馍、炼了猪油，都会分一点给邻里乡亲。那时的秋天最热闹，柿子泛红便是孩童的节日，我们围着柿树奔跑，央求大人们摘果子给我们吃，或者自己爬上树干去摘。果皮微涩，果肉绵甜，是刻在童年舌尖上独有的乡味。那时总以为，柿树年年结果，故人岁岁常在，故乡永远是温暖安稳的模样。

可流年无声，乡土先老了。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村口晒太阳的老人渐渐少了，那些看着我长大、唤得出我乳名的长辈，陆续告别了这片土地。村口的那条路依旧，旧屋依旧，只是熟悉的身影尽数消隐，田间地头再也听不到熟悉的乡音叮囑。转头回望，父母一辈也

早已被岁月磨去意气，青丝染霜，脊背佝偻。从前能扛起农具奔走田间的父母，如今步履缓缓，眉眼藏满疲惫。从前为我遮风挡雨的靠山，终究在烟火岁月里慢慢老去。

村落更迭，人事全非，是外出游子回乡最深的感触。儿时结伴摸鱼、爬树、捉知了、追晚风的玩伴，散落四方。年少时约定不离不散，长大后散给了生活，为谋生、为养家，背起行囊奔赴繁华都市。乡路不长，却隔了千里山海，甚至一别之后，再无重逢。如今漫步村中，迎面撞见的孩童眉眼陌生，彼此擦肩而过，无一言寒暄。过往的乡邻，过门不久的异乡媳妇，会娓娓道来村里的新旧琐事，却不知脚下这片土地，藏着我完整的童年，藏着我半生的牵挂。

现在回村里，往日人声鼎沸的农家院落，大多落了清闲。木门斑驳松动，院墙爬满青苔，即使新盖起的二三层楼房，也被荒草肆意长满庭院角落。

看着这些林林总总、色彩绚丽的花草，我也由衷赞叹妻子耗时劳力换来的丰硕成果。

换盆时，妻子会适时剪去冗多的根须和可能存在的少量烂根，有时候还会将花根放在生根液中浸泡。妻子修剪漳红樱的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漳红樱是三角梅的一个优良品种。花期长，可达大半年；花形奇，花瓣及花蕊均呈三角形；花色艳，同一朵花瓣上竟然融合了雪白、嫣红、微紫等诸多色泽；生机蓬勃，生长旺盛，所有这些都是漳红樱的显著特点。妻子种了三盆漳红樱，这三盆漳红樱平时都摆放在阳台外，接受太阳暴晒。

到了开花时，漳红樱如约盛开，它似乎将积攒至今的精力都不遗余力地用在了花色装扮上。枝头繁花喧闹，粉中带紫，红里透白，色彩斑斓，堪称惊艳一时，煞是好看。

此时，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便是任凭大风狂吹，漳红樱那看似粉嫩柔弱的花瓣仿佛生了根似的，牢牢地附着在花枝上，竟然神奇般地不会被吹落。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数十天，当大风终于可以将漳红樱的花瓣吹落时，妻子便开始剪除其花瓣了。

对于风吹漳红樱花瓣这一前后不同的剧变，我感到不解。妻子便告诉我：刚开始大风无法将漳红樱花瓣吹



古墙延夜色

倪 军 摄